

難忘的幾件事

王浦臣

抓住一個逃犯

民國元年，我考進浙江省江山縣立文溪高等小學校，這是全縣中第一個設備最完備、最有歷史的小學。那時戴先生是將臨畢業，最高的一班學生，而我是初進學校的一個新生。我才十一歲，在全校數百同學之中，是年齡最小的五個人之中的一個。新生怕老生，老生欺侮新生，這是古今中外一般學校的風氣，當然我是常被老生欺侮的一個可憐蟲了。可是當時戴先生不特不欺侮新生，反而打抱不平。所以，每次受人欺侮的時候，我總是找他代我出氣。他那一種「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」的俠義行爲，早就在這時表露無遺了。

十六年總司令蔣公下野，那時，戴先生名義上是總司令部密查組的少尉組員，不特沒有薪餉可領，就是一切工作費用，也是自己向親友張羅的。但是他對自己的任務却絲毫沒有放鬆，有次，聽說共產黨祕密派到江山縣黨部做特派員的王某到了上海，他就約我和張冠夫去找王某。（我們三人在上海住在一個地方）可惜限於當時的權力，沒有辦法把王某怎麼樣。可是他忠黨愛國，反共抗敵的精神，早就在這時建立了。又有一天，我和戴先生到蘇州去，在火車上看見一個神色慌張的客人，他輕輕地對我說：「這個人有問題，我要跟蹤他，你到蘇州，先找一個旅館住下等我。」

說完，移近那個客人。到蘇州車站，他兩人就先後下車去了。第二天，戴先生來到旅館告訴我：「前火車上的那個人是一個逃犯，我已查明，通知縣政府當局，把他抓回去了。」同車數百人，竟沒有一個人留心到這一點。戴先生獨具隻眼，隨時隨地，都不放棄職責。

寬恕部屬過錯

二十五年，我在南京鷄鵝巷戴先生公館辦理機要文件，看到很多戴先生小時一同玩耍的朋友的信札，大都是想找事情謀工作的。戴先生每件必復，有能力的給予工作，不能工作的，給予充分的川資和費用，勸其回籍。決不如一般大人先生們，高高在上，拒人於千里之外。可見他是一位「富貴不忘貧賤」，很重情感的人。外貌嚴峻，而內心仁慈。所以，在他領導下的一般同志，都能犧牲奮鬥，視死如歸。

同年五月底，戴先生叫我寫信，約他的朋友某君於六月二日下午二時來公館見面，而我發出的信，誤寫為六月三日下午二時，時間相差一天。他在二日下午，足足等了半天，不見某君到來，走來問我：「沒有函約某君？」我說：「約他了。」

檢出信稿一看，係六月三日下午二時。戴先生一聲不響的就出去了。那時我真惶恐萬分，馬上就寫一報告，自請處分。不過，我在中間敘述了一段話，大意說明我幾天漏夜工作，睡眠不足，所以有此錯誤。但是疏忽之罪，實不能免。戴先生看了報告之後，不特不加責備，反而慰勉有加，在報告上批了「免議」

兩字，真使我感愧交加。戴先生真是一位最能體諒部屬的好長官。

一封十分感人的信

三十年五月，先母病危家鄉，我報告請假，謂我兄弟無人侍奉湯藥，未蒙批准。七月，先母逝世，我又報告請假奔喪，並且和戴先生說了一篇的忠孝大道理。一連七個報告，有如石沉大海，沒有得到一個批示。我一氣就三十天不辦公，每天抱個小孩，如瘋如狂，到他公館門口請求禁閉。戴先生並不理會，最後回我一封信，總覆了那七個報告。覆函：

「蒲臣兄：手書奉悉，弟亦人子也，豈不知有家？惟國難至今，吾曹如不知有國，雖有家亦歸不得也。語云：『忠孝不能兩全……』弟非不知人情，實公私不能兼顧。中國者，中國人之中國也，國難至今，吾人應先公而後私，故對兄之請假，弟仍難照准。知我罪我，只有聽兄耳。弟筭手上」

我對這件事，因為母子關係，不免有點感情用事。（實際上，抗戰時期，此例不能開）自從讀了戴先生的這封信之後，我感動的流下眼淚，比母親逝世還難過，所以，第二天就辦公了。戴先生了解我內心正在痛苦的時候，不以嚴厲的方式來斥責，而以純正的理論來糾正，使我心悅誠服。足見他偉大的人格和超人的智慧。

一別竟成永訣

戴先生一向只知有國，不知有家；只知有公，不知有私。所以他很少和人家談到家庭問題，祇有在三十五年三月初的某一天晚上，他來北平不久，忽然接到一個電話，叫我馬上去弓弦胡同他的住所一趟。見面之後，一直談了一個多鐘頭，除了工作之外，關於家庭情形，甚至於一切瑣事，都問得非常仔細。最後他說：「你跟我十多年來，也够苦了。一個人是沒有幾個四十五歲的，時間是絲毫不會放鬆我們的啊！你要留心！」時間是不會放鬆我們的，這句話我永遠不會忘記。他對部屬的關心，十分感人。

這一次戴先生最後在北平，對於每個同志的報告以及一文一電，都批得非常詳細。就是每一件事情的辦法，也不厭其詳的逐條指示。我記得三月十三日在北平什錦花園舉行最後一次會報的時候，他說：「第一，你們所應該做的事情，只要依照我批的每一條做去，沒有做不通的。第二，共產黨我不怕他，可是你們必須留心，假使你們不自警覺，早作準備的話，將來你們的頭給他們割下來還不知道哩！」說時眼睛看着馬漢三同志，因為，當時北平的工作，是由馬漢三同志負責。散會後，戴先生就準備上飛機了。我們要去送行，戴先生不肯，而我們還是再三說要送，戴先生說：「那麼這次送送，以後可不要再送了。」

誰知戴先生一去不返，竟成讖語，他真有先見之明嗎？